

A Song of Loneliness:

Women Characters in *Of Mice and Men* and “*Chrysanthemums*”

Une chanson de solitude:

critique sur les personnages féminins dans *Des souris et des hommes* et

Chrysanthème

孤獨之歌

——評斯坦貝克《人鼠之間》和《菊》中的女性人物

Li Jie

李潔

Received 2 January 2006; accepted 22 February 2006

Abstract Women characters aren't the main focus of John Steinbeck and his works. Yet,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women characters in *Of Mice and Men* and “*Chrysanthemums*”, is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loneliness and helplessness of the soul of the women during their process of pursuing their dreams that crashed in face of men's absolute power in the society.

Key words: women, dream, restrict, loneliness

Résumé Les personnages féminins n'occupent qu'une petite place dans l'oeuvre de John Steinbeck. Poutant, cet article s'efforce d'étudier, par l'analyse des figures féminines dans *Des souris et des hommes* et *Chrysanthème*, la faiblesse et la solitude au fond de l'âme des femmes, qui se situent dans une position défavorable et n'arrivent pas à se libérer des restrictions, dans la lutte contre les hommes et le processus de la poursuite de leurs rêves qui s'anéantissent en face du pouvoir absolu des hommes.

Mots clés: les femmes, les rêves, les restrictions, la solitude

摘要 女性人物在斯坦貝克的作品中只佔有極小的分量，而本文將通過對《人鼠之間》和《菊》這兩部作品裏的女性人物的分析，來探討當時女性，在與男性的對抗中，在追求自己的夢想，卻由於男性的絕對權力，處於弱勢的女性無法掙脫束縛，夢想破碎，進而幻滅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靈魂深處的無力與孤獨。

關鍵詞: 女性；夢想；束縛；孤獨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作為 20 世紀蜚聲美國文壇的著名作家，就其成就而言堪與福克納和海明威齊名。他一生寫了 17 部小說，還有諸多短篇和電影電視劇本，以及一些非小說作品。在 1962 年，由於他“通過現實主義的、富於想像的創作，表現出富於同情的幽默和對社會的敏感的觀察”，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斯坦貝克以寫下層勞動工人的生活而聞名。

但是這篇文章要討論的並非此，而是在通過對《人鼠之間》，斯坦貝克的一部中長篇小說，以及《菊》，斯坦貝克的一篇非常優秀的一部短篇，這兩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的塑造進行分析，說明當時的女性，在與男性的對抗中，在追求自己的夢想，卻由於男性的絕對權力，處於弱勢的女性無法掙脫束縛，夢想破碎，進而幻滅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靈魂上的無力與孤獨。

在《人鼠之間》這部作品中，只有唯一的一個女性角色，即農場主的兒子柯利的妻子。她甚至沒有名字，“柯利的妻子”便是她的身份標籤了。從她一出場，便已經被打上了壞女人或者說禍水的標誌。喬治一見到“女人”就意識到她是禍根。在故事中，她也似乎就是導致喬治和列尼的夢想破滅甚至兩人悲劇的直接原因，她好像“代表著一種毀滅男人同時又誘導男人毀滅她自己的力量”。但喬治從來不會去想，也不會去理解，其實她也是一個有著自己夢想的人。她曾經也夢想，希冀有朝一日成為演員，住在好萊塢。然而，她卻必須在向現實低頭，帶著遺憾嫁給了柯利，從此開始在一個陌生而不可知的男性世界裏的生活。她既無法從丈夫那裏得到體貼和庇護，也無法獲得別人的理解和同情。在丈夫眼中，她水性揚花。所以丈夫像守財奴看護自己的家財一般密切地監視她的一舉一動，她沒有基本的人格可言，更談不上享受丈夫的憐香惜玉；而對於農場工人來說，她也只不過是“爛貨”，是“捕鼠器”，是農場上的萬惡之源，應該像傳染病人一樣被隔離起來。因此，在文中雖然作為農場主之子的老婆，她屬於壓迫者的行列，但作為女性，她又是一個受害者和失意者，這種尷尬的身份使她游離在兩個世界的夾縫之間，不被任何一個所接納，也使得她比周圍所有的人更為寂寞。她對列尼說：“幹嘛我不能和你談談呢？我得不著同誰談過心。我真要悶死了，”一旦得到機會，“她的話就在一種傾訴的熱情中翻滾出來了，像是她的聽客會被人奪了去”。她是如此的渴望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但現實卻使她迷惑痛苦。

她和柯利的婚姻從來沒有使她的心靈得到過滿足，而柯利也從未想過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得到滿足。柯利是有產階級的代表，世襲的經濟地位賦予了他娶妻的特權，但肌膚的相親並不能代表著心靈的契合。對柯利而言，他的婚姻無關愛情，當然也不是相互的責任和義務，妻子只是他財產的一部分，只是他身份和地位的標誌，顯示出他與工人們的不同。因此，即使在結婚之後，每到星期六晚上，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與工人們一道去鎮上尋歡作樂。他並不尊重和信任自己的妻子，他甚至不允許她和其他男人講話。他總是坐立不安，捕風捉影，惟恐她紅杏出牆。柯利娶了女人，性能力卻大打折扣，婚姻似乎成了對他的閹割，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諷刺。他與妻子的關係作為

農場上家庭生活的唯一例證，到頭來卻是以失敗、以妻子的死有餘辜而告終。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但在這個加利福尼亞州的農場這個特殊的小社會裏，卻缺少利於這種細胞存活的土壤，這裏基本上是一個單性的世界。季節性工人沒有固定的居所，沒有安穩的工作，他們長年漂泊在外，拼死拼活，卻常常朝不保夕。因此，對他們而言，娶妻成家無疑是天方夜譚，他們是一群沒有女人的男人。社會和經濟地位的低下，使他們對愛情或親情毫無支付和償還能力，對於異性便只好採取井水不犯河水的姿態。在他們看來，任何摻雜了感情的兩性關係只會使雙方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柯利娶了老婆之後脾氣變壞就是一個極為有力的佐證。於是，工作之餘，他們將過剩的精力消耗於打撲克、擲馬蹄鐵比賽、喝酒或逛妓院之中。就算對女性有著本能的生理需要，他們也不敢產生絲毫感情上的渴求，用喬治的話說就是：“你可以跑到窯子裏去，喝幾杯酒，要幹什麼立即就幹個痛快，不會惹麻煩。”就這樣，工人們過著動物般的低級生活。雖然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幻想、憧憬、同情、寂寞等人類的普遍情感並未徹底泯沒，可是他們在主觀上對異性採取棄絕的生活方式。

不管是從柯利和他妻子婚姻感情的失敗，還是從季節工們棄絕異性的生活方式，我們都可以看到，在當時的社會兩性關係中，是由男性掌握著絕對的主控權，兩性關係的走向由男性掌握著。女性則處於絕對的劣勢。因而本故事中唯一的女性，柯利的妻子也已經不再僅僅是她自己了，她成為了當時全體女性窘迫命運的一個代表。

《菊》是斯坦貝克是斯坦貝克的短篇佳作，發表於《人鼠之間》發表的第二年，1938年。《菊》是斯坦貝克少數以女性為主人公的作品之一。故事同《人鼠之間》一樣，都是以加利福尼亞為故事背景。主人公伊麗莎住在一個“封閉”的籠罩著灰濛濛的“霧”的大山谷的農場裏。伊麗莎是一個典型的農家女，三十五歲，漂亮、健碩、能幹，尤其擅長種植菊花。可是生活在這樣的農場裏令人感到窒息而沉悶，似有一股難以衝破的壓力。這讓伊麗莎對那種總是“追逐好天氣”的流浪的自由生活、對大峽谷以外的世界、對男人的世界充滿了遐想與渴望，在伊麗莎的眼裏，男人的世界充滿了挑戰和刺激，代表了自由與活力。

可是現實又讓她灰心，絕望。婚姻生活並不

算幸福，兩人的興趣和愛好相差甚遠。丈夫雖然不能說忽視妻子，他可以給妻子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但是不浪漫，沒有情趣，無法滿足是這樣渴望著浪漫的伊麗莎。

這樣的情形一直延續到“那男人”的出現，他欣賞她的花，用詩一般的語言形容她的花。伊麗莎是那麼的開心，因為她的精神追求被人理解，她的勞動果實被人欣賞。與“那男人”的相遇，喚醒了伊麗莎精神上對自由的渴望。而當她表現出自己對小說裏“篷車”帶著“那男人”流浪四方的生活表示好奇，“睡在篷車裏一定很有意思，一定很有趣。但願女人也能這樣。”“那男人”卻在強調她的女人身份，“這種生活對女人不合適。”且當伊麗莎拒絕接受男人們強加給她的種種限制時，“你怎麼知道？你怎麼肯定？”“那男人”卻一再暗示她作為女人的弱勢的位。她反抗，不滿，對進入男人的世界充滿自信，“我會磨剪刀，也會敲平底鍋，我可以讓你相信這些事女人也能做。”

與“那男人”的相遇，不僅喚醒了伊麗莎精神上對自由的渴望，與此同時被喚起了還有她壓抑得很深的性意識。就在她無意識的表現自己的性意識的時候，“那男人”卻因為生活壓力而沒有回應，只是滿足於嘴上的快樂。而受到誘惑的伊麗莎也依然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勇氣去擺脫這種沉悶的生活。她更沒有辦法打破男權在兩性關係上的控制權。殘酷而冷漠的現實猶如一盆盆冷水一再澆到伊麗莎頭上。

而“最後的稻草”便是在與丈夫進城吃飯的路上，伊麗莎看到了她送給“那男人”卻被扔在路邊的菊苗。原本以為他是幻想中的那個人，可是到最後才發現他只是為了可以修鍋賺點錢而討好她，讚美她的菊花。她把宛如自己化身的菊苗給她帶給那個欣賞自己花的人，他卻只拿走花盆，而扔掉了花。菊花是伊麗莎的精神寄託，被拋棄的菊苗亦即伊麗莎自己，菊苗裏有著她的美麗，她的青春，她的熱情和活力。菊苗的被拋棄和死亡也代表著伊麗莎的幻滅。

《人鼠之間》中柯利的妻子，《菊》中的伊麗莎，她們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類女人。柯利的妻子，“淫蕩”“墮落”“整日遊手好閒”“與男人調情”，而伊麗莎卻是個具有所有“好女人”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她“美麗”“健碩”“勤勞”“能幹”，以家庭為中心，但是她們卻有著相同的生活狀態，與外界隔絕，不被重視，有著相同的心理特徵，孤

獨寂寞，精神壓抑，她們的內心湧動著同樣的擺脫束縛，爭取自由的激情。伊麗莎的目光流露著對男性世界，外面的世界的嚮往。而她種菊花也只是單純的希望在家務外還可以有自己獨立的個人空間的渴望，希望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和理解，希望可以享受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柯利的妻子柯萊的妻子更是發出了對自由的呼喚“你們以為我不願意有時候跟個人說說話嗎？你們以為我願意老呆在那所房子裏嗎？”“……星期六晚上，人人都出去玩，可是我在幹什麼？”“難道我沒跟人說話的權利了嗎？”成為演員對她來說，也不僅僅是自己的夢想，更是個可以向別人展示自己的機會。她也希望可以衝破束縛，擁有自己的生活，實現自己的夢想。

兩個人最後都以悲劇告終。伊麗莎的幻滅，柯利的妻子也“死有餘辜”。她們的悲劇強化了人生的破碎，尤其是身為女性的，那種來自精神上的無力和孤獨。這樣的結局也說明，斯坦貝克還是“擺脫不了傳統男權意識以及他作為男性這一特定社會角色的局限性”。他意識到女性擺脫羈絆、沖出家庭束縛、進入社會主流的梦想是對男權統治下的既定社會秩序的威脅，這些具有叛逆性、顛覆性的女性形象將會對封閉的、以家庭為中心的、被剝奪政治權益的“女性特質”概念帶來極大的衝擊。他在宣導顛覆的同時又控制顛覆，所以才會給她的叛逆的女性角色賦予悲劇的命運——他需要她們的悲劇來淨化這個男性的世界。於是她們所表現出的女性來自精神上的無力與孤獨從另一層意義上再次被強化了。

參考文獻

- [1] 約翰·斯坦貝克. 中短篇小說選(一)[Z]. 張澎智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 鄧緒新. 英語文學概論[Z].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2.
- [3] 梁亞平. 美國文學研究[Z]. 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 2004.
- [4] 方傑. 在夢的闡釋中展示權力關係——論《人鼠之間》的文化寓意和社會效用[J]. 外國文學評論, 2001(4):63-70.
- [5] 劉曉暉. 夢想與人格的幻滅:評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的藝術成就[J]. 文藝漫談, 1998(2):53-55.
- [6] 張璘,伊麗莎·阿蘭的心路歷程[J]. 鎮江學院學報, 2003(2):36-39.

作者簡介: Li Jie (李潔),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2004 級研究生。(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2004 級英研一班,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leeli0871@163.com